

華藝出版社 李存葆 著

十九座墳塋

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系

李存葆，一九二九年生于山東，一九四九年入伍，一九五二年畢業于軍藝文學系。小說《高山下的花環》、《山中》、《那十九座墳塋》獲全國二、三屆小說獎；《報告文學——大王魂》、《沂蒙九章》、《與人合著——獲——中國潮》和全國報告文學獎。參加電影《高山下的花環》的改編，在第五屆電影「金鷄獎」中獲最佳編劇獎。



你渴望了解：血火迸濺險象環生的戰爭風雲嗎？你憧憬堅韌而沉重平凡而輝煌的軍旅人生嗎？你對博大而深邃敏感而多情的軍人的心靈世界有興趣嗎？請傾聽來自12位軍旅作家心中的吟唱

ZHONG GUO DANG DAI ZHU
MING JUN ZHONG ZUO JIA JING PIN DA XI

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系

十九座墳墓

李存葆 著

華藝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书名：十九座坟茔

作者：李存葆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化工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10

版次：1993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书号：7—80039—881—1/I·387

定价：7.00 元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平同志文艺思想指引下，军队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众多老中青作家以饱满的激情、新颖的手法和独特的文学样式，讴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颂扬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人新事，创作并推出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和价值的文学佳作。为展示军旅文学的新景貌，我社将出版由王蒙、徐怀中、冯骥才主编、冯牧作序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该套丛书首批选用了12位作家的创作精品，每位作家一集，每集20万字左右，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文学评论等几种主要文学样式。

为促进军旅文学创作，不断推出军中文学新人，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军中作家的优秀作品，希望军内外广大文学名家和爱好者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首批12种)即将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

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

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仅从首批12种书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

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 者 的 话

近日，偶翻《参考消息》，读到一篇题为《美国流浪作家》的报道。报道大意为：当今美国，腰缠万贯的作家为数不少，但生活窘迫流浪为生的作家也不乏其人。流浪作家们萍飘蓬转，浮家泛宅，不得不叫卖作品于街头……报道末尾画蛇添足赘了一笔，说在这流浪作家群里，有文播遐迩的显士名宿混迹其间，这些作家以描写流浪汉的生活见长，他们每隔三、四年就要流浪一段时间，以补充创作素材……刊登这篇客观报道，旨在说明美国的月亮也不是特别圆，也有它的“阴暗面”。我读这篇报道受到的启迪是，文学艺术需要生活。

“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这一朴素的、超民族、超国界的真理，早在50年前毛泽东同志就于《讲话》中提出并做了深中肯綮的论述。然对这不可刊之论，几十年来却一直喋喋不休，聚讼纷纭。“文革”中，“四人帮”把生活之于文学艺术的作用，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言必称生活重要而无视艺术规律；近些年来，自称“玩文学”的人只谈自我感觉和艺术技巧，而对作家深入生活的重要不屑一顾。一时间，竟闹得初涉文坛的青年人茫然不知所措。

艺术是人类创造出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虽有些缥缈，但

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天国”和“来世”，而是实实在在的表达了人类的痛苦、欢悦、困惑、希冀等种种复杂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本是伟大的谎话，可以说好的小说是从千百万吨真实生活矿藏里提炼出的几斤“谎话”，但这“谎话”却比真实更真实。即使排斥作家虚拟性以真人真事为特质的报告文学，也不是原始材料的堆砌与罗列，它的文学性也是不可动摇的——从结构到情节、细节的选择、到寓意的可能性、到题旨与叙述调子的确定、到语言特色等等，都应具备审美表现的内在力量。不管是“伟大的谎话”还是真实的“报告”，都无法与生活绝缘。却使科幻小说、神话故事、童话寓言，若不溶进人类的真实情感，也不会打动读者并流传于世。曹雪芹如果没有对封建没落大家族生活的亲身感受，是断然写不出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施耐庵倘若不在野兽出没的山径旁的树上筑棚观虎踪，即使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对吊睛白额大虫的一剪一扑一腾一跃，描绘得那般惟妙惟肖。正如一个手艺再高明的厨师，假若案旁没有三牲五禽，灶边缺少油盐酱醋，是绝不可能做出色香味俱佳的华席盛宴来的。

生活千姿百态、光怪陆离。对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应做广义的理解。文学的矿藏不仅仅在工厂、在农村、在军营。一架大山、一条江河、一座雕像、一帧古画、一片碑拓……都能引发作家的感触。看秋风饿犬般追逐落叶，望春雪在暖土上静静溶化，瞧觅食的小鸟象家庭主妇般的操劳，观老牛舐犊时脉脉深情的眼睛……世上的万物万有，都在作家的视野之下，都能给作家以灵感。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文学不能远离人民，尤其在这大变革的年代里，我们应该更多地去

关注十一亿同胞正在构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厦。

“真善美”是艺术家的追求，也是人类的追求。我在一篇小文中曾这样阐述过真善美的关系：“真善而不美者有之，若慈妇；真美而不善亦有之，若毒蛇；惟不真而善美者不见。”我这样说，无非是强调“真”是文学作品存在的基础。有了真实生活的基础，才会有文学艺术这个人类创造的第二世界。没有厚实的生活，则不可能在艺术的世界里构筑出巍峨的殿堂。作家要到生活中去，不仅仅是一种口号，而是职业使然。

人类生活就其表象而言，往往是零碎的、散乱的、不完整的、有缺陷的。生活中既没有天然的报告文学，更没有现成的小说。生活本身永远不可能取代艺术。文学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有一座桥，架设这桥的不是钢筋混凝土，而是作家的审美意识和形象思维能力。如同我们的老祖宗做瓦器陶，掘来泥土反复搅拌制成了鼎、鬲、鬲豆；如同淘金人从千万吨沙石里筛选出闪光的精华；也如同采石工劈开大山的胸膛，将大理石荒料运进加工厂，解成板材，磨出花纹，才能去建造华美的大厦……文学是对生活的整理，是对生活的冶炼，是对生活的再造。这再造过程充满着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灵的最为神奇的东西——想象力。因此，一个作家，绝不会片面强调生活而忽视技巧。文学以寂寞为性，甘苦为质。人的天赋虽有高低，但缺乏“达摩面壁参禅”的精神，不愿苦修苦练的人，是很难闯进文学殿堂的。

我涉足文坛二十余载，成败得失，酸甜苦辣，寸心自知。苦行僧般的创作生涯，使我渐有所悟：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是作家的两个翅膀，缺一则不能飞翔。我是一只笨鸟，却愿在生活的大地上不断寻找，在艺术的世界里不断梳理自己的

羽翼。我想，只要自己的喜怒哀乐永远与人民相通，只要自己真正下苦功夫，还是有可能写出几篇无愧于心的作品的。

一九九三年五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冯 牧 (1)
作者的话	(5)
高山下的花环	(1)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131)

高山下的花环

记不清哪朝哪代哪位诗人，曾写过这样一句不朽的诗——“位卑未敢忘忧国”。

——作者题记



引 子

在哀牢山中某步兵团三营营部，在赵蒙生的办公室里，我和他相识了。

寒暄之后坐下来，便是令人难捱的沉默。赵蒙生是这三营的教导员。他出生于革命家庭，其父是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其母是位“三八”式的老军人。三年前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他荣立过一等功。三年多来，他毫不艳羨大城市的花红柳绿，默默地战斗在这云南边陲。另外，他还动员他当军医的爱人柳岚，也离开了大城市来到这边疆前哨任职。

在未见到他之前，军文化处的一位干事简介了上述情况之后，对我说：“您要采访赵蒙生，难哪！他的性格相当令人琢磨不透。他的事迹虽好，却一直未能见诸于报章，原因就是多次拒绝记者对他的采访！”

脾气怪？搞创作的就想见识一下有性格的人物！

见我执意要去采访，文化处那位干事给赵蒙生所在团政治处打罢电话，又劝我说：“李干事，算了，别去了，去也是白跑路。团政治处的同志说，三天前赵蒙生刚收到四张汇款单，汇款额为一千二百元。那些钱是从你们山东沂蒙山区寄来的。赵蒙生为这事两宿未眠，烦恼极了！”

几张汇款单为啥会引起将门之子的苦恼，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于是，我更是毫不迟疑地乘车前往。

此时，我虽见到了他，但他一句“没啥可谈”，便使我吃了“闭门羹”。

坐在我们一旁的是营部书记^①段雨国，象是为了要打破这尴尬的局面，他起身给我本来是满着的茶杯，又轻轻添进一丝儿水。

赵蒙生仍是一声不吭。他是个非常英武的军人。从体形到面容，都够得上标准的仪仗队员。显然是因为缺乏睡眠的缘故，此时他那拧着两股英俊之气的剑眉下，一双明眸里布满了血丝，流露着不尽的忧伤和悲凉。难道还是为那汇款单的事而苦恼？

也许他也受不了这样的沉闷，他摘下了军帽。我这才发现他额角右上方有道二指多宽的伤疤。我正琢磨着该怎样打破这僵局，想不到他竟开口了：“听口音，您象山东人？”

“对。我老家离沂蒙山不远呢。”

“您在济南部队工作？”

“我是济南部队歌舞团的创作员。”

“那么，您怎么会来这云南……”

我连忙告诉他，三年前的初春，在总政文化部的统一组织下，我曾有幸来过这云南前线跟随参战部队，经历了那场世界瞩目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访问一些三年前在战场上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如今又是怎样生活和战斗的……

“噢。”他出于礼貌点了点头。

见采访火候已到，我忙说“赵教导员，您能否给我谈一谈，您是怎样说服您的爱人柳岚同志来边疆的……”

“啥？让我瞎吹柳岚呀！那真是可悲可叹！”他连连摇头，

① 营部书记是做文书工作的，相当于排职干部。